

[美] 达夫·佩德诺 著



亚亡地策

董丽平 何 京 译
赵木兰

北岳文艺出版社



死亡地带

〔美〕达夫·佩德诺 著
董丽平 何 京 赵木兰 译

北岳文艺出版社

死 亡 地 带

〔美〕达夫·佩德诺 著

董丽平·何京 赵木兰 译

*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山西人民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20千字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太原第1次印刷

印数: 1—3,300册

*

ISBN 7-5378-0291-2

I·284 定价: 3.5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达夫·佩德诺的最新力作。作品主要内容：美国西弗吉尼亚小城迈尔勃鲁克，突然发生凶杀惨案。检查官怀特受命侦破。但就在破案过程中，与此案有关的几个人又相继神秘失踪，死亡。怀特几经曲折，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原来，这一连串疑案的制造者，竟是本城颇有地位的头面人物，风流富豪。其间，惨暴与正义针锋相对，阴谋与智慧殊死相搏，而情场侠事，风流佳人，飞车历险、暗夜格斗，……种种描写又别具一格。

人 物 表

- 玛丽·海尔斯顿——报社职员，受害者。
- 詹妮·海尔斯顿——玛丽的女儿。
- 怀特·皮纳丘（怀特雷）——检察员。
- 托尼·丹顿——检察官。
- 安娜泰莉（安娜）——记者。
- 特玛塔·安德鲁（爱称坦姆）——文莎的妹妹。
- 文莎·安德鲁——玛丽的好朋友。
- 玛蒂·安德鲁——文莎的母亲。
- 特丽莎·皮纳丘——怀特的女儿。
- 辛戴·詹克逊——玛丽的好朋友。
- 卡尔·巴顿——刑警中校。
- 科尔·瑟菲斯——年轻警察。
- 汤姆·沃姆普勒——警察署署长。
- 威廉·宾德——报社老板。
- 杰克·阿诺德——报社事务总管。
- 麦里尔·巴鲁卡——验尸官。
- 汤姆·巴库斯基——日报社主编。
- 温蒂——报社工头。
- 卡隆·布郎——黑人律师。

劳埃德·史密斯——文莎的情人。
奥莉维亚·霍华德——黑人老太太，玛丽的邻居。
本·申科里——医院代理人。
大卫·奥·布雷恩——法官。
弗郎格利亚诺——产科大夫。
谢里夫·泰德·厄尔利——警官。
利维斯·鲁瑟——玛丽从前的情人，黑人。
哈罗德·琼斯——报社记者。
特鲁迪·海克雷弗特——女医生。
特利——店主。
莫利·克拉克——律师。
陶得·布赖斯卡姆——工人。

序 幕

“你闻到了吗？这是什么味儿？”一位驼背的黑人老太太紧盯着走廊下面穿蓝色警察制服的年轻人问。

“喂，你没闻到吗？”她重复问道。

“不，太太，我闻到了。”年青警察放眼远眺，四周的住宅区平静安宁，一条窄窄的街道大都排列着单层和箱形房屋，破烂的，需要整修的房子很多，可这儿还算不上贫民窟。区内看不到街头的流浪儿，街角也没有群群伙伙、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游民。干枯凋零的树叶依然恋系着枫树，点缀着井然有序，清洁无杂的户院。这个住宅区有许多退休老人，他们看上去工作都很卖力，但收入却都很微薄。这就是本地区的特征。

警官的注意力集中在老太太居室西面的白色二层小楼上。

“是谁住在那儿？”

“玛丽·海尔斯顿和詹妮。”

“詹妮？詹妮是谁？”

“玛丽的女儿。”

“玛丽的丈夫呢？”

“她和我一样，是个寡妇。不过，寡妇对她来说倒略显

年轻了些。要说她的丈夫么，我还不至于一无所知，可对于玛丽，我就知之甚少。她这个人不善与人交往。”

一股一股的恶臭随风刺鼻而来。新上任的警官科尔·瑟菲斯立即给赖温地方检察署打了个电话：“喂，伙计们，在我这儿以外的某个地方，有具熟透了的死尸！估计不是在一个叫玛丽的家里，就是在她家周围。”

“你看到那儿有什么动静吗？”打完电话，科尔又问老人。

“是的。就在今天上午我还看到玛丽——海尔斯顿太太——探头探脑地向窗外窥视。说也奇怪，她白天应该去工作的呀。”

科尔松了一口气：“看来至少玛丽是没事儿。她在什么地方工作？”

“在报社。”

科尔镇静地问：“她是记者吗？”

“我想不是。她仅仅是个普通的妇女，只做一些报纸的编排工作。”

“我想去那儿和她谈谈。”

风稍微停息了一会儿，恶味不那么浓了，科尔也觉得舒坦多了。如果老太太上午还看到过玛丽·海尔斯顿本人的话，看来，同一个女人死在那儿并腐烂发臭，是没有多大可能的——至少还没有腐烂。

科尔出了老太太的房门，在楼下又犹豫了起来。也许那仅仅是一头死了的牲畜吧？上个月我们在一家后院里不也曾发现过一匹死马吗？最初也闹不清臭味的出处，可也真他妈臭。真委屈那些叫苦连天的人了。

科尔转身朝玛丽家望去。

“可我一直没看见她的小女儿。”

老太太追下来，冷不丁的一句话使科尔突然间愣住了。而且，老太太接着又说，“——是好几天没见了。”

“你说什么，没见小女孩？”他满腹疑虑。

“是的，说也奇怪，太奇怪了。虽然玛丽总不出门，可詹妮却老在外面玩耍。玛丽家购买东西什么的，全是詹妮的事情。她是个很不错的孩子，总是乐意帮助我，常常替我到街角的市场买东西。可她从未向我要过一分钱的报酬，就是我自家的孩子都要不失时机向我讨要车费。詹妮不象他们，她善良，谦和，彬彬有礼。”

刮过一阵狂风，强烈的恶臭味又扑鼻袭来，一阵恶心涌上心头，老太太用手捂住了鼻子。“上帝呵，我全能的上帝！”

科尔也想捂上鼻子，但他缩了缩自己的手，一个警官是不该在这时捂鼻子的。他紧了紧枪带，屏住呼吸说：“我去察看一下。”

“希望没出什么事儿。”老太太说。

但愿如此，科尔心里也想。

一块十平米多大没有修剪过的草坪隔开了两户人家。乍一看，海尔斯顿的住宅显得缺乏修整，但仔细一瞧，就会发现它的松树灌木丛是新近剪修过的，白色的墙壁也被重新粉刷了一遍。科尔加快了脚步，走到玛丽家大门的台阶前站住了。眼前一条宽宽的走廊向楼的两侧延伸出去——这是那种为了安置一排柳条摇椅而专门设计的走廊。

在他站着的那个地方，空气里飘溢着一种刚刚剪修过的

松树的清新和秋叶的干枯味儿，或许是有人在烧一堆杂草树枝传来的气味吧。秋天常常伴有这种香味儿。这就是科尔眼下所能探索出来的一切。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自从看了电视《警网》以后，迈尔勃鲁克警察局里的许多伙计们都十分自豪地声称，当警察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志向；但是科尔不同，他的志向不在于此。这个过于消瘦的年青人，从小连想都没有想过要当一名警察。他最欣赏的电视是《杰出的专家先生》，他一向的志趣就是做一名火箭专家；不幸的是，他连普通的数学方程都弄不清楚，这至少与他那想当工程师和核专家之类的愿望极不相称。他也算上过大学，可婚后不久就辍学了。迈尔勃鲁克市同南部西弗吉尼亚州许多城市的情况相似，人们要想在这儿找到一份工作也并不那么容易。科尔一直希望拥有一间可以操作的小实验室，但是在迈尔勃鲁克这样单调、枯燥的小城市里，一个有理性的男人需要追求更为实际的职业，尤其是他没有一技之长，而且还得养活老婆和两个孩子，就更得如此。他找工作的过程是痛苦的，一次次的面试显露出他很缺乏训练，没有专长。后来，他的妻子看到招聘警察的广告，并告诉科尔他完全合乎招聘的条件——一流的身体素质，健康的体魄，受过高等教育。而且，这个职业一开始就可以有三万元的固定年收入，这在萧条的迈尔勃鲁克城来说还算是很可观的。

尽管科尔对招聘所要求的身体素质、书面考试，以及医院的检查颇为忧虑，不过他还是提出了申请。令人惊奇的是他竟然被录用了。到了哥伦布纪念日的那天早晨，他已经当警察满六个月了。上司承诺在他的试用期结束以前，送他去

州立警官学校受训。上司还答应送他去射击教练那里学习，以便学会使用他身边的手枪；并且亲自为他穿上警服，系上枪带，又指派他到一位老警官那儿学习如何规避那些“蠢笨的混帐规章”，然而这三个月的学习对这个十分忠诚的科尔来说实在没起多大的功效。

他抬头看了看这所晨曦下白光闪烁的大房屋，觉得还未尽意。他又抽了抽鼻子，除感到十月的气息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闻到。那股恶臭是不是老太太的幻觉？也许老太太的幻想也导致了她的悬想。这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他的大脑和他的鼻子发生着冲突。可是，不管怎样，那老太太的报怨总该不是凭空的吧。科儿原本就很神经质，当警察以来，经常性的夜间面对死尸的恐怖，更使他备受折磨，不堪忍受。流血，裸露着的，杂乱的内脏，这些都使他晕眩、作呕，毛骨悚然。他的同事们常常大胆地挥动着车祸现场照片或者被害者的死尸片子进行案情分析，而科尔却每次都是装作看一看。他曾经犯过一大错误：那是在部里的一个小图书室里，他真真切切地看了一些残破腐烂的死尸照片，是在一本有关凶杀案例的专辑上看到的。从那以后，天一黑，照片上的那些鬼怪便忽隐忽现，恶魔般地纠缠不休。这回，难道就要第一次真正地面对这具“活着的”腐烂的死尸了吗？

科尔又贪婪地吸了一口气，然后踏上了通向前廊的台阶。玛丽家门铃的电线已脱落了下来，于是他拉开纱门轻轻叩了叩门。不一会儿他就听到里屋传来了脚步声，有人在家。随着里屋脚步接近的声音，门廊也微微颤动着。虚掩着的玻璃窗门上的白色帷幔旋即被揭了开来。科尔面带微笑，以示他来访的友善。

迈尔勃鲁克东南部四分之一的地区主要由黑人占据。这个市的其它区域也有黑人渐渐迁入落户，但迁徙的过程是很缓慢的。阿巴拉契亚山脉地区的文化习俗如果有任何改变和渗透的话，也是极为迟缓的。在短短的六个月里，科尔发现警官在黑人居住的城镇里通常是不大受欢迎的。因为在科尔看来，迈尔勃鲁克还残存着种族歧视之类的幽痕，所以黑人对警察的冷漠态度，丝毫没有使新任警官科尔感到意外和惊奇。

随着房门的打开，科尔抖起精神振作了一下。屋里飘来一股恶味儿，虽不太象腐尸般的恶臭，但也的确很不好闻，毕竟令人不愉快。这仿佛是一种果味儿，刚刚摘下来未经加工发了酵的果味儿，还夹杂着一股铜锈味儿。到底是什么味儿，科儿一时分辨不清。

一位妇女——科尔猜想这就是玛丽·海尔斯顿——面孔紧张地朝他怒目而视。科尔下意识地把手放在自己的枪托上。她的眼光粗野而贪婪，那是一双过分操劳充满恐怖的眼睛。两人紧盯着对方，科尔无法收回自己的眼光。这位长着一副漂亮面孔的妇女，外貌却给人一种疯狂的、僵化的、精神错乱的印象。科尔极力想收回自己的眼光，这时他发现玛丽眼眶周围的肌肉又青又肿，黑得简直与她那深棕色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那长长的积满污垢的黑发油光发亮。身上的那条肮脏不堪的裙子斑斑点点，布满了硬硬的棕色污垢。

“海尔斯顿太太吗？这儿没发生什么事吧？”

她瞪着眼睛没作声。

“海尔斯顿太太，我是说您这儿都好吗？”

慢慢地，她点了点头。

科尔的眼光越过她的头顶向屋里探视，海尔斯顿太太的身后布满幽暗的阴影。

“当真？我可以进去吗？”

他并没指望得到什么允许，可这位妇女慢腾腾地向门后退缩了几步，少气无力地做了个容许他进屋的手势，这反而使科尔大吃一惊。这时他的手仍然扣在枪柄上，科尔轻松了一下走进房门。

屋里垂挂着的窗帘遮住了阳光，他走进房门停了下来，以便使自己的眼睛适应屋里阴沉幽暗的环境。那种令人作呕的浓臭不断刺激着他的大脑。两人都站在窄小的门厅内，宽敞的大门右面通向卧室，左手是餐厅，大厅的后面通向厨房，科尔在门口还能看到大厅后放置着棕色冰箱的一个角落。

通向二楼的楼梯就在眼前。楼梯上，与栏杆扶手相平行的墙壁上，沾满一道道乱七八糟的污垢。科尔回过头看了看她的衣裙，又看了看地板，在硬木地板上也发现有同样的黑褐色的污迹。

血！这就是我所闻到的……血腥。他突然想起曾经尝到过这种味儿——一种同现在完全一样的味儿——那是在他拔牙以后，一种好几天在他嘴里萦回不去的腥味儿。

科尔不愿相信它们真是血渍——可它们又是那么那么多，比比皆是！不过它们至少对铜锈味儿是一种解释。他企图使劲儿清一清梗住了的咽喉，然而极度的口干伴随着一阵焦虑突袭而来。

“海尔斯顿太太，您的女儿呢？”

她第一次开了口，“在楼上，我想是睡着了，也许她还在玩儿呢。”

科尔的视线顺着楼梯转到楼上，“我们也许还是上去看看的好。”

“那就请吧。”

这位太太的脸上既没有一丝微笑，也没有任何愁容，只有一种冷漠的服从点缀了她那充满了野性的眼神。她转身走上楼梯，科尔紧跟在后面，不禁觉得脸上直冒冷汗。与此同时，他的注意力又被吸引到醒目而众多的污迹上。目前他所能闻到的也只不过是那种腐臭的刺鼻味，这与真正的交通事故发生后，血肉模糊的尸体在支离破碎的汽车里所散发出的，几日萦绕不去的刺鼻味儿没有什么区别。

“这是什么？”科尔跟着她上了楼梯后，用手指着栏杆上方一大片污迹壮着胆子问道。

海尔斯顿太太这时已经走到了楼梯顶端，她听到问话便转过身来，乌黑的眼睛放射着亮光。科尔警觉地解开了身边那支357式手枪的皮套。

“什么？”这个女人只反问道。

“这个！”科尔用手敲打着墙上那一道道硬硬的棕色污痕说。

“那是墙。”接着，她指着左面，也就是科尔的右面说：“詹妮就在这儿。”

见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科尔满腹的恐惧转为一阵一阵的痉挛。他蹑着手脚爬上楼梯顶，眼睛一直不敢离开这个女人。

“詹妮可能睡着了，先生。”

科尔想到可能存在的另一种相反的景况，他不禁打了个寒战。小孩睡着了？玩儿着呢？也许……再没有别的了吗？

此时，海尔斯顿太太仍然站在那儿仿佛等着科尔去开门。

“她在这儿吗？”他问。

“我说过她在这儿。”

“也许还是你开门的好，我是个陌生人，别吓着她。”

她毫不迟疑地握住门把手，咔嚓一声拉开了房门，随后又站在原地，等着警官查看。

地狱般令人作呕的滚滚臭味儿，从打开的房间夺门而出，逼使科尔·瑟菲斯不得不向后退缩了几步。仿佛迎面扑来一窝疯狂的马蜂，他挣扎着与它们进行搏斗。

“我的上帝呀！”他大喊了一声。

这个女人歪着头困惑地看着他，对他的举动疑惑不解。

一阵恶心翻滚上来，他想探过栏杆一吐为快。谁知他刚刚俯向栏杆，正要清一清堵塞的喉鼻，一阵胸憋气闷，口中的污物已溅落在脚下的一些地方。他的两只脚好象被一种恐惧和突变的心理所控制，出于本能开始向楼梯口挪动。他内心深处一种说不清楚的东西驱使他想逃。然而他还是打消了逃的念头，他知道自己担负着责任。

逃，能逃得了吗？

该死的职业！干吧！

“究竟是怎么回事儿？”他暗自继续思寻着。

“我女儿就在这儿。”海尔斯顿太太继续说道，“她正在玩儿她的玩具娃娃呢。”

科尔从后裤兜里抽出一块白色的手帕，

的汗珠，然后将它捂住自己的鼻子和嘴。他迟缓地、尽职地走近开着的房门。海尔斯顿太太就站在门外不时地冲着里屋发笑，这时科尔偷偷地向里屋瞥了一眼。突然他痛苦地叫了一声，这叫声充斥了整幢房屋，溢出房间，径直冲入隔壁邻舍，然而海尔斯顿太太却始终憨笑不止。

第 一 章

“科尔·瑟菲斯那一声尖叫冲出詹妮·海尔斯顿卧室半开着的窗户跨越了整个城镇，……”安娜·泰莉读着这篇似乎是陌生人——一位署名为安妮·泰森—泰莉的炫耀性笔名的妇女——所撰写的报告，感到颇为有趣。

在安娜看来，笔名用得越长就越与自己无关。她的笔名在整个事业中，总是令人憋气地走在她本人的前面。在报界谋职，任何申请书和个人简历表都不能赢得主编的赏识和青睐，除非主编读过他写的剪辑报导。安娜所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以安妮·泰森—泰莉署名的，在那以后，她就一直延用这个笔名。当初她并没有多想什么，只是无意间用了一个笔名。可这一偶然的失误反倒使她生存了下来。——如果算不上生活得舒适的话，那么她至少还保留着一些威严。尽管如此，也不免有个别人对她进行不公正的非难，她恨透了这种生活的艰难。

所谓“个别人”，也就是她所遇到的第一位编辑。那是个十分矮小的男人，他主办一家名为《肯塔基》或者叫……，管它的名字究竟叫什么来着，反正是家很不景气的周报。为什么这位阴险的小人竟会关照起她笔名中间的“泰森”这两个字呢，一直是个不解的谜。她笔名中的“泰森泰莉”原本